

礦三代的後特區時光： 回到萬山挺好的



朱砂古鎮城門洞。宣示中國永都謝幕，「千年丹砂」登場

儘管拿到「高薪」也只一年多時間，但礦三代吳計系還是肯定地說，「回到萬山挺好的」。

8月14日上午，吳計系來到驗票處，對接一個考察團的入園事宜。之後，又去為這個考察團逐項落實了中餐細節，才回到辦公室。在電話裏，吳計系把這句話重複了三遍。

中國永都謝幕，「千年丹砂」登場。八千多職工、三萬餘家屬的鼎盛時光過往，巨大的陣痛和神話般的轉型之後，吳計系與其他礦二代、礦三代相先後，回到了不再被稱為特區的萬山，這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。

圖文：前方

萬山鎮黨委書記楊尚英，曾任區社管局長，是萬山轉型的操盤手、親歷者和見證者

貴州報道

客觀 直面 理性 熱忱

2018年第01期(總第113期)

新聞熱線：86+851+86870119

投稿郵箱：gzhkwpp@163.com

東家

吳計系的東家，不是貴州永礦，而是來自江西的私營公司。吳計系聽說，東家原本是做房地產的，因此，東家老闆2015年來到萬山之初，被寄予厚望的也是搞汽車城或農貿市場，或者房地產一類項目。但東家老闆走了一圈，反而對已然採空多時的礦山，發生了濃厚興趣。還是聽說，東家老闆回江西以後，組織了龐大的班底，把全國所有被確定為「資源枯竭型城市」的地方走了一個遍，並將考察的觸角，延伸到了國外與萬山類似的多個地方，最後的決定，就是把眼前這些千瘡百孔的採空區，變成工業旅遊的獨特資源，即所謂「化腐朽為神奇」。

簽約的時間是當年7月2日。次年5月4日，以採空區工業旅遊為主體的萬山朱砂古鎮，正式開業迎賓。彼時，吳計系尚在萬山鎮政府打雜，月薪2000元以內。所以，朱砂古鎮開業當天的情況，是聽楊尚英說的。

名為「江西吉陽」的公司整體開發萬山工業旅遊，可以說是開張即火。與吳計系有關的是，他在楊尚英的舉薦下，得到了進入吉陽工作的機會。先是在這個景區的驗票處做主管，後來，可能是其細心周到得到東家的肯定，升任目前的運營總監助理。月薪，也從主管時的3000元，攀升到目前的4500元以上。這在當

地，屬於「白領」的收入水平，也是吳計系對現狀滿意的一個原因。

開張

吳計系或許沒有想過，自己今天的工作機會，其實與作為旅遊景區的朱砂古鎮開張即火直接相關。還是給他推薦工作的楊尚英，為他完整「還原」了朱砂古鎮開業的盛況，也間接解釋了他為何得到這樣一份滿意的工作。

楊尚英回憶，開業前幾天，旅遊公司總經理劉顯路跑來找他討主意，問印多少門票為好。「我盤算盤算就說印三萬好了，劉顯路連說多了多了」，楊尚英說，「其實我心裏也沒底。可能是在一起時間長了，劉顯路還是相信我，就印了三萬張」。

事情的發展出乎包括楊尚英、劉顯路等所有人意料。為防萬一，正式開業之前，還特別地選擇5月1號試營業。楊尚英沒有明說如果試營業失敗將會如何，



「守着老的，守着婆娘兒女，一家人在一起」，是吳計系的小目標。「千年丹砂」登場，為吳計系圓夢

但記者猜測，可能會取消或調整原定5月4號正式開業的計劃。

「當天不到中午，三萬張票就一張不剩了。就去拿公司的章，在白紙上蓋；還是來不及，又去拿鎮政府的章，在一邊幫着蓋」，說起當時的事，楊尚英似乎還是歷歷在目。「到後來，連蓋章都來不及，我就給劉顯路說，「算了算了。錢不收了，憑證件入場算了」」。

楊尚英何許人也？他先是區裏社管局局長，一度專司貴州永礦職工安置，後任萬山鎮黨委書記至今。面對始料未及的場面，他當時最擔心的就是蜂擁而至的遊客的安全。所以在特別地提醒劉顯路做好相關預案之後，就帶着8個人，去高速公路「萬山經開區站」堵人。「標準的說法叫「勸返」」，楊尚英說，「儘管如此，當天進入景區的人，還是超過了八萬」。

吳計系

吳計系進入吉陽，時間是2017年1月。之前，在鎮政府打雜；之前，在其家庭所屬的山角岩社區居委會，也是打雜。時間是回到萬山當年，即2009年到2016年，月薪一直在兩千以內。更早的時候，吳計系先後在浙江、廣東打工，歷時15年。也曾做到日資企業主管，月薪也拿到過五、六千元。但最終，吳計系還是選擇回來。

「每次回來，看到爸爸五、六斤的東西都提不動，不能曬太陽，走幾步路就大汗淋漓，心裏就會揪着痛」，吳計系說，「媽媽也有胃病，頸椎也被不好，還要照顧爸爸」。

吳計系的爺爺吳友均，早年從重慶秀山來到萬山，成為貴州永礦子弟小學的勤雜工。爸爸吳應明，是原永礦的冶煉工，曾因糖尿病住院幾年，還差點丟了命，並因此影響晉級晉升，導致直到退休，工資也只能拿最低檔，也就是兩千多元。大哥先是在原礦上開辦的水泥廠就業，後來廠子垮了，大哥一家自願向且

不暇，老的也就基本管不到了。二哥好一點，早年考取北科大，分配在上海工作，但講照料父母，也是遠水不解近渴。照料老人的責任，似乎就這樣自然而然地落到作為女兒的吳計系頭上。

吳計系30歲結婚，次年生了大女兒，就把妻子和女兒送回萬山，自己一人在外奔波。2009年，吳計系最終選擇回來，也有照顧妻子孩子的考慮。

「在一起就好」

吳計系回家，直接原因則是父母老邁、體弱多病。根本原因是在這裏可以找到工作。先前在居委會、鎮政府的工作工資雖然低，但其實不可複製。畢竟，那樣的機會還是太少了。因此，從根本上講，還是吉陽穩住了吳計系。

吳計系其實就是一個容易被人忽略的普通人。在外奔波的15年，他每年都要回家兩次。他會特意避開春節這樣的「黃金周」出遊高峰，目的就是为了省幾個錢。

「剛回來那幾年，只有爸爸的兩千多元退休工資。自己在居委會、鎮裏面上班，也只有不到兩千塊錢，一家老小，共6口人，日子過得可想而知」。

但一切似乎都在變好。除了本人升任助理，最新的消息，則是吳計系的妻子找到了一份穩定的工作。吳計系說，他大女兒今年小學畢業，下學期就讀初一了。小女兒也三歲多了，妻子也因此被「解放」出來。據他講，妻子原來主要做家務、管孩子，有時間找點臨工做做補貼家用，現在小女兒大了，想出來工作，沒想到不費勁就找到了。「開發旅遊之後，在萬山找一份工作，看來不是問題」，他說，「這也是我們在萬山呆得住的重要方面」。

回想剛剛回家最初幾年的困難，吳計系還是一點都不後悔。「我一點都沒想過再出去」，吳計系說，「我要求不高，守着老的，守着婆娘兒女，生活過得好點差點，一家人在一起，高高興興就好」。



「歡迎你回到中國第一個行政特區」，是今日萬山以廣招徠的旅遊廣告，也是其「化腐朽為神奇」的細節之一

累計輸送兩萬人才，堪稱中國有色金屬行業黃埔軍校

劉海玲故事蘊含的別樣信息

比吳計系大一歲的劉海玲，其故事差不多是吳計系的翻版。不同的是，劉海玲放棄了吉陽提供的酒店總經理職位，而是利用政府提供的免費門面，開起了朱砂工藝品店，當了一個小老闆。

按照政府與吉陽的協議，經由萬山貴州永礦原職工宿舍、辦公用房及其他物業改建而成的景區設施，其中可用於經營的門面，相當部分要免費提供給礦二代、礦三代使用，以解決他們的生計。劉海玲顯然是這一協議的受益者之一。

與吳計系故事最大的不同，是劉海玲的往事，無意間更多地透露出一個重要信息，即貴州永礦輝煌時期和衰落之初，累計向外輸送人才兩萬餘人，堪稱中國有色金屬行業黃埔軍校。

話說劉海玲高中畢業當年，恰逢母親不幸身故，本來有希望考上大學的，受此影響高考失利。她也沒有心思像別人一樣復讀，再戰來年，而是選擇投奔姐姐，由此走出一條有別於吳計系的打工之路。

姐夫先是從貴州永礦調到位於貴陽市白雲區的貴州鋁廠，姐姐在永礦職工醫院工作，本來想調到貴陽跟姐夫團聚，但一直沒有成功。後來，廣西蘋果鋁廠答應同時接受姐姐夫婦，兩人才分別從不同的單位，雙雙調到廣西。劉海玲投奔姐姐一家，去的就是廣西。

實際上，劉海玲一家的「工作版圖」，較早前即已透露出貴州永礦向中國有色金屬行業輸送人才的意味。簡單地說，劉海玲的爺爺早年在永礦一處名為黑洞的礦洞打鐵，後來被接受為永礦職工，開始了一個當地農民變身工人階級的歷程。劉海玲爺爺有一個兄弟，即劉海玲的玄爺爺，叫劉元鼎，也加入了永礦。不同的是，劉元鼎後來調到「八冶」，即位於貴州省



利用政府與公司協議提供的免費門面，劉海玲開起了一間朱砂工藝品店。多年漂泊之後，回到了既熟悉又陌生的家

六盤水市的水城鋼鐵廠，今天變身首鋼貴鋼便是。就是因為這位玄爺爺，劉海玲父親這一輩的5姊妹中，有兩位劉海玲的叔叔得以在水鋼工作。其中，一位是被正常招工，另一位則是按照當年政策，玄爺爺退休以後，「頂替」而得工作機會。

楊尚英分析，外輸人才又可分为外面主動來要，和這裏的人找關係出去兩大類。前者是貴州永礦輝煌時期，中國其他有色金屬企業把貴州永礦當做人才基地；後者當然是貴州永礦因為資源枯竭而陷入衰落的時期，想辦法找關係調出去則是為了生存。劉海玲姐姐一家，大概屬於後者。

楊尚英曾任區社管局局長。他說，有統計表明，歷年來，貴州永礦累計向包括但不限於前述中國有色行業廠礦，輸送各類人才兩萬餘名。「這應該算作永礦對新中國的貢獻之一」，楊尚英強調。

後特區時代：不能忘卻的紀念

8月6日至9日，應中共貴州省委宣傳部之邀，記者參加「壯闊東方潮·奮進新時代—慶祝改革開放40年」貴州大型主題採訪之「走進萬山」活動，所見所聞，可歸納為萬山已進入後特區時代。以綠色轉型為基本內涵，一個新的時代正朝氣蓬勃，撲面而來。

記者仔細玩味這個後特區時代的內涵和特徵，感覺今天的萬山，更像一個發育正常、體格強健的年輕人。

這當然是跟萬山因礦而生、因礦而衰的中國永都時代對應的一種印象。1966年，開採已逾千年的萬山永礦所在地，以當時玉屏縣劃過來的4個鄉鎮、縣級銅仁市劃過來的2個鄉鎮為地理空間，被國務院確定為中國的第一個特區。只不過，當時叫行政特區，與後來的經濟特區不同。

資料顯示，萬山特區位於貴州東部。礦區處於湘黔永礦帶南段，儲量和年產量在國內居首位，在世界上也屈指可數。礦床生成於中、下寒武紀白雲岩或白灰岩地層中，屬似層狀、囊狀、扁豆狀緩傾斜礦床。礦體中厚至極薄，圍岩穩定，礦石品位0.08~0.3%。萬山有600年以上的開採歷史，《明史》載太祖時（1368~1399）「大萬山長官司有水銀朱砂場局」。1899~1908年英法水銀公司在萬山掠走水銀700噸。1938~1946年國民黨政府資源委員會管理過永礦。1950年10月成立公私合營萬山永礦公司；1952年5月成立貴州永礦廠；1956年1月成立湘黔永礦公司；1958年10月改名貴州永礦；1963年9月改稱貴州永礦至今。2011年，在萬山永礦因資源枯竭實性停產10左右之後，國務院將萬山特區列為資源枯竭性城市，取消萬山特區，從縣級銅仁市再劃4個鄉鎮過來，組成萬山區。

資料還顯示，貴州永礦是採礦、選礦、冶煉聯合企業。生產技術在國際上較為先進，機械化程度較高，已有重選、浮選聯合流程、選礦——蒸餾冶煉、流態

化爐和豎爐等多種冶煉工藝設備。朱砂和汞的產量分別佔全國的75%和50%，在國際市場上佔有一定的地位。

不難發現，不論風雲如何變幻，萬山作為奉獻者的角色一直沒變。此間被廣泛提及的奉獻是，因前蘇聯與中國關係破裂，提出了刁鑽的還債條件，就是彼時的萬山特區，開足馬力，連續五年超常規生產液態金屬——汞即水銀累計5000噸，為國償債，因而被周恩來總理稱為「愛國汞」。

特區時代，這位奉獻者的某一方面一直被強化，很多方面則有意無意被忽略，即便被稱為「小香港」，仍然給人結構單一的突出印象。用人譬喻，則是一個發育不全、或發育不均衡的人。

這本身不是萬山的錯。今日行走萬山，藍天白雲映襯，遊客車水馬龍；被改造為工業旅遊景區之外更廣的區域，已經有了以汽車製造為代表的現代工業，也有了以引進的山東「九豐農業」為引領的現代農業，更有無中生有的水上和陸地遊樂園，因此也更像一個一個發育正常、體格強健、朝氣蓬勃的年輕人。

從特區到後特區，一切似乎已經走遠。脫盡鉛華之後，萬山涅槃重生。當此轉型之際，或許應該留下如此不能忘卻的紀念。

編後記

大時代背景下的普通人，其命運逆轉伴生的喜怒哀樂，顯然就是筆者參與「壯闊東方潮·奮進新時代—慶祝改革開放40年」貴州大型主題採訪之「走進萬山」首篇報道的關注點。記者對下篇報道的規劃，暫擬題為「李曉康與田玉軍的「隔空對話」：萬山可否綠色崛起？」主旨似乎可以叫「決策者說」。敬請留意。